

当·代·女·性·丛·书

冰心 主编

DANGDAINÜXINGCONGSHU



DANGDAINÜXINGCONGSHU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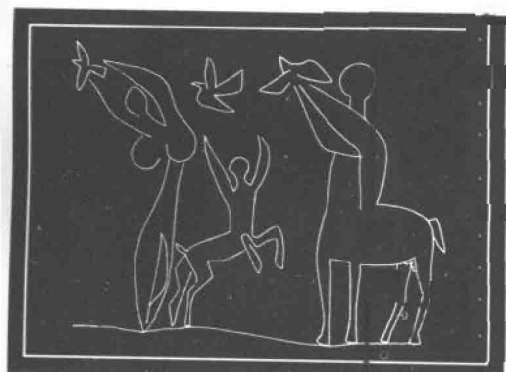
宗璞 主编 叶稚珊 选编

当代女性散文选粹

DANGDAINÜXINGSANWENXUANCUI

当代女性丛书

冰心 主编



当代女性散文选粹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当代女性散文选粹

丛书主编 / 冰 心
主 编 / 宗 璞
选 编 / 叶稚珊
责任编辑 / 蒋安立 梁玉玲
装帧设计 / 宋珍妮
责任制作 / 沈 鹰
责任校对 / 孙 士

出 版 /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发 行 /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学林出版社联合发行部
(200020)中国上海市永嘉路25弄8号
印 刷 / 上海天华印刷厂印刷

版 次 / 199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26万字
印 张 / 9.25
插 页 / 2
印 数 / 1—5,000

ISBN7-5426-0888-6
I·115 定 价 11.80元

当代女性丛书

冰 心 主编

入古才人集卷花

題贈

女性散文選粹

張心月

序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散文的作者和读者逐渐多起来。除各文学杂志有散文栏目外，专门发表散文的刊物也一个接一个出现。我也形成一个习惯，收到杂志时，常常先浏览一下散文的篇目，有时不管原来在做什么，就坐下来用十来分钟读一两篇，觉得像是听朋友在谈话，一下子身心都很放松。有一次读到一篇作者写自己的儿子读白字的种种笑话，让我笑了好久。有时读到好的山水游记，也可做短暂神游。有的文章里写的事是作者只向最信得过的人披露的，可竟写出来让天下读者知道，可以说是一点戒心全无。这是写散文的最好状态。

写散文，像任何的创造一样，需要自由。没有思维的自由驰骋，就没有任何创造。只有自由地毫无戒心地写，才能出现好文字。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新时期以来才出现散文热。到底比以前几十年自由多了。我们不再以一个人的意志为意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在自己肩上的头脑。我们富有了。有万紫千红，才能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若只允许有一种颜色，也许只适合军营和医院。

一篇好散文，我以为需要三个条件，即真情、洞见和美言。宋人邵康节在《观物篇》中说：“所以为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这话的哲学意义我们不管它，只想借来说明写散文的道理。写散文，总是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人或事，有所感焉，然后发之为文。见到的一切，就不能只是观之以目，而要有情感的融合。譬如《背

影》，作者不只眼睛看见老父的背影，他的心，也就是他的真情，倾注在那背影上，才能让百代以下的读者的心也为那背影感动。任何艺术的第一要素，总应该是真情。而散文因为篇幅小，较集中，没有什么遮盖粉饰，更容不了矫揉造作。

邵康节下一句说“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我说用理观物，并不是一定要讲道理，而是为文时更有自己的见识。这见识不一定要写出来。有这个见识和没有见识，写出文章来自是不同。有见识，才能使文章达到一种境界。许地山的短文中常有一些道理，有时明白，有时隐约，但背后都有一个慈悲的胸怀，使得这些文章都带有虔诚的色彩。

所谓美文，就是要美的文字。散文特别需要文字上的功夫。本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散文似乎更为苛求。前几年见有人批评追求美文，批评追求词藻的华丽。其实美文不在词藻，如美人不在衣饰，粗服乱发，不掩天姿。甚至不只在容颜的姣好，而要有气质、修养各方面因素。语言和内容是一体的，不能脱离内容单讲语言。但必须能很好地驾驭语言，才能表现内容。这话说起来是废话，若要做到，似也不很容易。

我很喜欢冰心的一篇短文《等待》。因为这集子偏重新作没有收入。这是很简单朴素的一篇文章，但其中包含了忧国忧民的真情，遣词造句，恰到好处，使人感到文字的美。也可以说，真情、洞见加起来，形成了人格的力量，更以美言出之，才能成为好散文。

《当代女性散文选粹》是叶稚珊编选的。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编者下了很多功夫。只阅读作品这项工作就够重的，何况还要选出来。这集子看来有三个特点，一是全，再是新，还有独属于女性的魅力。全并不是庞杂凑数，新也不是昙花一现。以时间讲，我们可以看到从世纪同龄人冰心先生直到当今的青年作者；以地域讲，从跃动着时代大潮的祖国的极南端到束装待发的内地；以文

章种类讲，议论文、抒情散文、小品文、记人记事记感觉的各种文字都获得了篇幅。这种覆盖当然还是免不了遗珠之憾。那是任何集子都免不了的。这本集子又有所侧重，表现出来即为新。侧重在新时期的作品，侧重在中青年的新作品。还着眼在有新的艺术追求的篇章，也注意发现散文新人。譬如广州的黄爱东西的这篇《速度的感觉》，作者名字便很不一般。读过文章让你也想飞起来，也想大叫“年轻真好”，其精神面貌只属于现代女孩子，令人羡慕。

第三个特点是因为这集子的作者全为女性而具有的。文章风格大都细腻，但又明快，这是因为作者不只为女性，且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她们写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心路历程，写到职业，写到家务。随手翻到一篇，都可见到“女人是水做的”那无限温情，却又无时不可见坚忍到极点的中国女性那一段侠骨。这个特点怎么说呢？或许可统称为女性的魅力吧。它弥漫在这本集子中。

在谈论散文时我曾屡次说到希望有议论文产生。议论文的先决条件是得有议论，头脑空空，是发不出议论来的。我很高兴读到苏雪林和杨绛两先生非常有趣的议论。她们谈到如何对待“老”，如何能“隐身”，给人许多文字以外的东西。我还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发各种议论，不受任何阻碍。不只谈论生老病死，“蛇阱”和“陆沉”，也谈论宽容，竞赛，自由，民主。

大病之后，整个人长时间呆如木鸡，但要我写点什么，也还是愿意的。写作时有一种“我也是正常人”的自豪感。虽然我的身体常常不正常。

拉杂写来，聊为《当代女性散文选粹》贺。

宗璞

1992年8月31日

目 录

冰 心	题词	
宗 璞	序	(1)
冰 心	“大雪”这天下了大雪	(1)
苏雪林	当我老了的时候	(3)
张允和	半个字的电报	(10)
杨 绛	隐身衣	(15)
文洁若	梦之谷奇遇	(20)
宗 璞	恨书	(30)
宗 璞	燕园石寻	(33)
张 洁	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36)
叶文玲	茶之醉	(44)
马瑞芳	等	(47)
郭建英	只要与自然同行	(54)
张立勤	痛苦的飘落	(60)
陈慧瑛	竹叶三君	(64)
黄晓萍	书斋情节	(70)
郭 骅	女人的井	(74)
梅 洁	那一脉蓝色山梁	(77)
程黛眉	如期而归	(83)
萌 娘	秋天的钟	(87)
李佩芝	快活如是说	(94)

周佩红	夜雨滂沱	(98)
梅绍静	诗若是耶稣	(101)
张抗抗	我的节日	(103)
叶梦	创造系列	(111)
铁凝	草戒指	(127)
素素	女人书简	(131)
梅苑	美人如水	(137)
高红十	关于散文的散文	(143)
王英琦	我也“抡圆了侃”	(153)
筱敏	榄核与船	(159)
舒婷	多情还数中年	(162)
苏叶	去老舍茶馆	(164)
蒋子丹	乡愁	(168)
先燕云	走笔滇西北	(174)
张梅	家务	(191)
黄茵	羊头	(195)
赵翼如	近视着真好	(198)
唐敏	女孩子的花	(204)
陈丹燕	天空真蓝	(210)
斯好	心的形式	(213)
韩小蕙	有话对你说	(220)
叶稚珊	慈母身上衣	(227)
徐小斌	缪斯的困惑	(233)
曙辉	年货	(240)
吕锦华	总想为你唱支歌	(243)
元元	好大的雨	(248)
袁山山	一路有树	(254)
耿毅军	敦煌的遗憾	(265)

陈 建	冬夜的梦.....	(269)
黄爱东西	速度的感觉.....	(274)
郑云云	我和我的丈夫.....	(278)
英 子	为了爱情去远方.....	(281)

“大雪”这天下了大雪

冰 心

我永远喜欢下雪的天！

大约三四岁吧，我记得我的奶娘把我抱到窗台上，望外看下雪的天，说：“莹官呀，你看这雪多大！俗话说‘大雪纷纷下，柴米油盐都落价。’”那时我还不不懂“柴米油盐”对一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落价”了又有什么好处？只觉得下了大雪，天上地下都锃亮锃亮地晃眼。

我们出去又听见路旁金钩寨的农民们，都喜笑颜开地说：“‘大雪兆丰年’，明年不怕吃不饱了！”原来大雪和吃饱饭还有这么大的关系！

从我会认字起，母亲就教给我说：一年四季，就有二十四个“节气”，如：立春、立冬、雨水、芒种等等。但是“雨水”那天就不一定下雨，因此我也常去注意它。

今年十二月七日早起，只看见窗外一切都白了！四围的楼瓦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地上和人们停放在门口的许多辆自行车上，也蒙上厚厚的一层雪被。而我周围的空间里还是下着千千万万朵柳花似的漫天匝地的大雪！我又想起几句古诗，一是一位“寒士”抒发他的郁抑心情之作：

填平世上崎岖路
冷到人间富贵家

还有一首忘了是哪位古名诗人写的：

雪后溪山照眼明
出门一笑大江横
龙蟠虎踞三分地
留与先生拄杖行

看这位老诗人的心境是多么喜悦、多么超逸、多么豪迈！

而我在“照眼明”的光景里，眼前既没有“溪山”，门前也没有“横”着一条大江，我的住处也不是“龙蟠虎踞三分地”，而且我除了用“助步器”之外，连“拄杖”也不能行走的！

但是我低头看了书桌上的日历的“今日大雪”字样，还是高兴地想：“我们五千年古国讲的‘节气’，还是真灵！”

1991年12月20日晨急就

当我老了的时候

苏雪林

我的同学某女士常对人说，她平生最不喜接近的人物为老人，最讨厌的事为衰迈，她宁愿于红颜未谢之前，便归黄土；不愿以将来的鸡皮鹤发取憎于人，更取憎于对镜的自己。女子本以美为第二生命，不幸我那朋友便是一个极端爱美的人。她的话乍听似乎有点好笑，但我相信是从她灵魂深处发出的。“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也许不是天公不许美人老，而美人自己不愿意老，女人殉美的决心，原同烈士殉国一样悲壮啊。

我生来不美，所以也不爱美，为怕老丑而甘心短命，这种念头从来不曾在我脑筋里萌生过。况且年岁是学问事业的本钱，要想学问事业的成就较大，就非活得较长不可。世上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功业彪炳的伟人，很少在三四十岁以内的。所以我不怕将来的鸡皮鹤发为人所笑（至于镜子照不照，更是我的自由），只希望多活几岁，让我多读几部奇书，多写几篇只可悦己的文章，多领略一点人生意义就行。

但像我这样体质，又处于这个时代，也许嘉定的雾季一来，我就会被可怕的瘴气带了走，也许几天里就恰恰有一颗炸弹落在头顶上，或一粒机关枪子从胸前穿过，我决没有勇气敢同命运打赌，

说可以夺取“老”的锦标。然则现在何以忽然用这个题目写文章呢？原来一则新近替某杂志写了篇老年，有些溢出的材料，不忍抛弃，借此安插；二则人到中年，离开老也不远了，自然而然会想到老境的种种。所以虚构空中楼阁，骗骗自己，聊作屠门之快，岂有他哉。

形体龙钟，精神颓顶，虽说是一般老人的生理现象，但以西洋人体格而论，六十五岁以内的老人如此，便不算正常状态。我不老则已，老则定与自然讲好“健”的条件，虽不敢希冀那一类步履如飞精神纯粹的老神仙的福气，而半死半活的可怜生命，我是不愿意接受的。

老虽有像我那位朋友所说的可厌处，但也有它的可爱处。我以为老人最大的幸福是清闲的享受。真正的清闲，不带一点杂质的清闲的享受。

这里要用个譬喻来说明。当学生的人喜爱星期六下午更甚于星期日。普通学校每天都有功课，而星期六下午往往无课。六天紧张忙碌的生活，到这时突然松弛下来，就好像负重之驴卸去背上负担而到清池边喝口水那么畅快。况且星期六下午自一时起到临睡前十时止，也不过九、十个钟头，因其短促，更觉可贵，更要想法子利用。或同朋友作郊外短距离的散步；或将二小时的光阴花费于电影馆溜冰场，或上街买买东西；或拜访新朋。有家的则回家吃一顿母亲特为我制备的精美晚餐，与兄弟姊妹欢叙几天的契阔。晚餐以后的光阴也要将它消磨在愉快的谈话与其他娱乐里，然后带着甜蜜之感，上床各寻好梦。到了次日，虽说有整天的自由，但想到某先生的国文笔记未交，某先生的算学练习题未演，某先生的英文造句未做，不得不着急，于是只好埋头用功了。懒惰的学生不愿用功，而心里牵挂这，牵挂那，也不能安静。老年就是我们一生里的星期六。为什么呢？世界无论进化到何程度，生活总须用血和汗去换来，不过文化进步的社会，人类精力的浪

费比较少些罢了，由粗的变成精的，猥贱的变成高尚的罢了。种田的打铁的以为我们知识分子谋生不需血汗，其实文人写稿子买米下锅，艺术家拿他作品去换面包，教书匠长年吃粉笔灰，长年绞脑汗读参考书编讲义，无形的血汗也许比他们流得更多。生活的事哪里有容易的呢！当少壮中年辛苦奋斗之后，到老年便是休息的日子来到。少壮和中年不易得到闲暇，即偶尔得点闲暇，心里还是营营忧忧，割不断，拨不开。惟有老了，由社会退到家庭里，换言之，就是由人生的战场退到后方，尘俗的事，不再来烦扰我，我也不必再去想念它，便真正达到心迹双清的境界。

“有闲”本来要不得，本来是布尔乔亚的口气。但不被生活重担压得精疲力尽的人，不知闲的快乐；不到自己体力退化而真正来不得的人，也不知闲之重要；不是想利用无多的生命从事心爱的事业——例如文人之于写作，学者之于研究——而偏不可得的人，也不知闲的可贵。动辄骂人有闲，等自己遇着上述这些情景，也许失了再开口的勇气呢。

仿佛哈理孙女士曾说她爱老年，老年不但可以获得一切的尊敬，结交个男朋友，你对他也不致怀抱戒心，社会也不致有所议论。我读此言，每发会心的微笑。今日中国社交虽比从前自由，但还未达到绝对公开的地步，事实上男女间友谊与恋爱，也还没有定出严格分别的标准。你若结交一位异性朋友，不但社会要用一双猜疑的眼在等候你的破绽；对方非疑你有意于他而不敢亲近你。则自己误堕情网，酿成你许多麻烦。总之，在中国像欧美社会那种异性间高尚纯洁的友谊是很少的，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我以为朋友只有人格学问趣味之不同，不应有性的分别。为避嫌疑而使异性朋友牺牲其砥砺切磋之乐，究竟是社会的不大方与不聪明。但社会习惯也非一时可改，我们将来若想和异性做朋友，还是借重自己年龄的保障吧。

爱娇是青年女郎天性，说话的声气，要婉转如出谷新莺；笑

的时候，讲究秋波微转，瓠犀半露，问年龄几乎每年都是“年方二八”。所以女作家们写的文章，大都扭扭捏捏，不很自然。不自然是我所最引为讨厌的，但也许过去的自己也曾犯了这种毛病。到老年时，说话可以随我的便，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要骂就摆出老祖母的身份给人一顿严厉教训。要笑就畅快地笑，爽朗地笑，打着哈哈地笑。人家无非批评我倚老卖老，而自己却解除了捏着腔子说话的不痛快。

人老之后，自己不能作身体的主，免不得要有一个或两个侍奉她的人。有儿女的使儿女侍奉，没儿女的就使金钱侍奉。没儿女而又没钱，那只好硬撑着老骨头受苦。年老人身体里每有许多病痛，如风湿，关节炎，筋骨疼痛，阴雨时便发作，往往通宵达旦不能睡眠。血脉循环滞缓，按摩成了老人最大的需要。听说我的祖母自三十多岁起，便整天躺在床上，要我母亲替她捶背，拍膝，捻脊筋。白昼几百遍，夜晚又几百遍。我姊妹长大后，代替母亲当了个差使，大姊是个老实女孩，宁可让祖母丫头水仙菊花什么的，打扮得妖妖气气，出去同男仆们厮混，而自己则无日无夜替祖母服劳。我也老实，但有些野。我小时最爱画马，常常偷大人的纸笔来画，或在墙上乱涂乱抹。我替祖母按摩时，便在祖母身上画马，几拳头拍成一个马头，几拳头拍成一根马尾，又几拳头拍成马的四蹄。本来拍背，会拍到颈上去，本来捶膝，会捶到腰上去，所以祖母最厌我，因此也就豁免我这项苦差。我现在还没有老，但白昼劳碌筋骨或用了脑力以后，第二天醒在床上，便浑身酸痛，发胀。很希望有人替我捶捶拍拍，以便舒畅血脉。想到白乐天的“一婢按我腰，一婢捶我股”，对于此公的老福，颇有心向往之之感。朋友某女士年龄同我差不多，也有了我现在的生理现象，她为对付现在及将来，曾多方设法弄了个小使女，但后来究竟不堪种种淘气，仍旧送还其家。她说老年图舒服，不如养个孝顺儿女的好，所以她后悔没有结婚。